

革命故事



金田伏击战

周維生等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金田伏击战

周維生等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收入了六篇革命故事。它們記敘了紅軍建立初期，在江西境內跟敵人進行的戰鬥。如“井崗山下”，就記敘了紅軍在井崗山會師後同敵人在新舊旗子嶺之間打的第一次較大的伏擊戰。“金田伏擊戰”寫的是安福縣大隊（地方武裝）打垮敵人一個旅和一個團的經過。工农紅軍就是在這樣的戰鬥中發展和壯大起來的。

革命故事 金田伏擊戰

周維生等著

何澤華插圖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282 字數17,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4 插頁5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0,000冊

定 价：(2)0.13元

目 次

井崗山下.....	吳樹隆 (1)
金田伏击战.....	周維生 (5)
葛藤垌游击队.....	孙文采 (10)
在真君庙战斗中.....	黃运昌 (16)
回忆白鋪战斗.....	張翼翔 (21)
党代表一周东田同志.....	周智高 (24)

AL 43/56

井崗山下

吳樹隆

1928年，毛澤東同志率領的湖南秋收起義農民同朱德同志率領的南昌起義的一部分部隊及湖南獨立三師勝利地在革命的发源地——井崗山會師了。當時駐防于江西省寧岡縣城內的紅四軍二十九團二營六連，距離井崗山只有20余里。在不到90里的江西省永興縣城就盤踞着國民党的兩個精銳師，兩個師長——一個楊智生，一個楊宇先，帶領着万余人，直接封鎖井大大威脅着以井崗山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且不時地向根據地發起進攻。

——敵人要進攻這塊根據地，就必須通過井崗山的大門——“新旗子嶺”和“老旗子嶺”。當時敵我的情況是：紅四軍誕生不久，武器僅有一部分步槍，還是雜牌的，子彈非常少；輕機槍以上的武器更是奇缺。敵人在裝備上當然比我們好過百倍；他們有輕、重機槍、迫擊炮，還有小鋼炮，最低限度每人也有一支步槍。但我們這支人民武裝，既然誕生了，就要成長下去，為革命忠誠的服務，不論敵人怎樣強大，我們是決不畏縮和屈服的。

四月十二日，是一個晴朗的天，天空中連一點雲花都沒有，小風颼颼地吹着，紅紅的太陽挂在藍藍的上空，氣

候已是暖暖和和的了。高大险要的井崗山伸入高空，显得格外的雄伟。围绕在周围的群山好似都在尊重它。山的四周本来很平静，到了约摸上午十点左右，突然，枪炮声划破了晴空，在蓝蓝的天上，刹那间飞起了团团的战斗火焰和一股股的烟气，天色慢慢的变的暗黯下来。一场激烈的战斗就在新、老旗子岭之间开始了。这是红军从井崗山会师后，同敌人展开的第一次较大的战斗。

当时我在红四军二十九团二营六连一排当排长。我团任务是争夺“新旗子岭”，守住这个岭子，消灭前来进犯的敌人。我连守着一个小山头，监视着对面山头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不大一会，连长的传令兵叫我到连指挥所，连长命令我：“吴排长，给你一个任务，领你排埋伏在山腰的右侧，协同友邻部队，消灭对面山头向我冲锋的敌人，给敌人个措手不及。然后，夺占敌人的山头阵地。”连长布置完任务，问我：“怎么样，吴排长？”我短促有力的回答：“坚决执行！”时间不允许我更多地考虑其它问题，向连长打了敬礼，就要跨出指挥所。这时，连长又叫：“吴排长！”我急转回头：“有！”连长看到我充满信心和激昂的情绪，满意地微笑着说：“你可以走了。”

我接受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心情确实是兴奋的。回来先和副排长吴平生交代了，随后对全排的同志作了宣布，士兵们听到要打伏击战，个个情绪都很高，尤其是身材魁梧、个子高大、持“梭标”的武术勇士邓光汉

更是气粗，他跳起来擰擰手中的梭标，在大家面前示威似的說：“老鹰抓兔子，給它个措手不及，就凭咱这个‘古器’也得叫敌人見閻王。”副排长拍了拍邓光汉的肩膀說：“大显身手的机会，該加把劲了。”全排武器有三分之一是梭标，其它虽然是步枪，也都是些杂牌陈旧的东西，什么单响七九土造；九响双筒毛瑟；五响七九粵造；奉天造……什么都有，子弹平均才二十五发，其它就是三十来顆手榴弹了。这就是我們全部对付敌人的“家当”。我和副排长分了一下工：他指揮一个梭标班；我指揮两个步枪班，立刻进入埋伏的地区埋伏下来，待机行动。

刚过了几分鐘，大家就急得什么似的，个个都睜大眼睛，屏住气，等着消灭敌人。又过了一些時間，有些同志等的不耐煩了，有的輕輕耳語，嚷嚷起来、爱說話的吳純芳講話了：“排长，敌人是不是不出来了？要不了話等这么長時間还听不到一点动静？”我說：“不要嚷，要沉住气。”話刚說完，轟！轟！炮声接二連三地从我們頭頂上掠过，在山头陣地上开花了，一股股的浓密烟柱冲向天空，重机枪也随着炮声噠，噠，噠的吼叫起来；子弹在空中嗖嗖的响，土坡上掀起了一堆堆的小土气。小伙子們高兴的笑了，意思好象說，“排长快下命令了”。平时不爱說話的邓隆兴小家伙也嘟嘟囔囔的：“排长，到时候了吧？”我鎮靜的向大家說：“要打好仗，就要沉住气，現在还不到时候，要听我的命令动作，大家要死死地盯住敌人。”这时

候，通过层层烟雾和密密树林，看到敌人象羊群似的挤成一疙瘩，缩着脖子、弯着腰、提心吊胆地向我们山头阵地爬上来了。当敌人进到我們射击圈时，“打！”口令一出，組織的排子枪射击，象机枪似的冲着敌群横扫过去。看，敌人一个个接着倒下去。“瞄准指手划脚的指揮官！”随着我向战士们喊出的命令，敌指揮官馬上倒下去了。敌人乱陣了，是的！那能不乱呢？被我突如其来的射击，敌人吓呆了，不敢再前进了。在我們开始射击的同时，左侧友邻部队也打响了，給敌人来个两侧夹击，我們組織的排子枪繼續發揮着它的威力，光在我那杆陈旧的枪下，就有七、八个敌人送掉了性命。敌人开始往回窜了，可是往哪里逃跑呢？当我们一看到敌人的鬼企图，早就从右侧繞到敌据守的山头工事那里。另外，我們正面部队、左侧友邻部队也都及时赶了上来。我們象一把銳利的三股鋼叉狠狠地刺向了敌人。全排跳进敌人騰出的工事里用手榴弹、梭标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一部分狡猾的敌人知道要完蛋，就夺路逃跑。可是敌人刚到唯一的一条小路时我們另一支事先埋伏的部队早在那里等待多时了。其它三面都是悬崖絕壁这下子敌人无路可逃了，这些丢盔卸甲、狼狽不堪的残兵败将，最后只好举手繳枪，作了俘虏。

在我們庆賀井崗山会师后的不久，首次交鋒，敌人便把一个营送給我們作了它的“賀礼”。

金田伏击战

周維生

一九二八年，紅軍离开井崗山一带苏区后，国民党軍隊輪番地向我根据地进攻，企图彻底摧毀苏区，重建他們的黑暗統治。但是，苏区的人民沒有被征服，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一起，抗击着敵軍的疯狂进犯。我們安福县县大队，虽然只有官兵近二百人，武器也只是些紅纓枪、梭鏢及少数湖北条、老套筒，却經常在安福、舟湖之間活动，憑借着南北大山的险要，守卫着从吉安到井崗山的門戶。平时，經常向安福及安福以东的白区出击，夜出晨归。有时是抓土豪、有时是对敌人的保安队打他个措手不及。小仗打多了，部队受到了鍛炼，胃口也大了，都觉得这样零打碎敲很不过癮。

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間，由彭德怀同志率領的紅五軍，从贛南轉回井崗山。打到江西宜春时，敌朱耀华一个旅跟踪追至蓮花路口，紅五軍以巧妙伏击战一举消灭敌两个团，剩下一个旅部带一个团，就慌慌张张地从永新向安福逃窜。

六月的某一天上午，我們得到情报說这伙敌人在金田村休息吃午飯，准备向舟湖、安福方向撤退。金田是一

个有一千多人家的大村庄，是安福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金田北去接近安福县城地区是白区、向东去的吉安城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的大本营之一。所以敌人败到金田以后，心情十分稳定，就奸淫掳掠，杀猪宰羊，任意胡为起来了。以为在这靠白区不远的地方，再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即使有几个红军地方武装，也根本不放在眼里，难道还会在阴沟里翻了大船不成。

我们在探明了敌人行动的情况之后，就紧紧地利用了这个弱点。上午十点多些，在夏末炎热的阳光下，大队长和政治委员把我们全队官兵带到舟湖、金田间离金田五、六里的起伏山坡上隐蔽起来。这个山坡象北面大山的一条腿，伸到了大路旁边。满山坡都是半人多高的茅草，和浓密、低矮的松树林，简直是天然的遮蔽物，人伏在树下和草中，在大路上的行人除看到一片葱绿外，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却能居高临下地控制着从金田到安福的大路。埋伏好以后，有枪的瞄准枪，有手榴弹的准备好手榴弹，上级规定有命令才能放枪、投弹。我被班长安置在一个反斜面的树坑内，要我担任观察员，从草缝中刚好能窥视大路的情景。碰到这样大伙敌人，我们很兴奋，也很谨慎，都沉住气，耐心地等着。等呀等的，慢慢都有点急了，怎么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見敌人的影子？

一直到下午二时左右，才看见敌人儿路纵队摇摇晃晃地过来了。大家紧密地注视着敌人。可能是金田村这

一頓飯吃得太痛快了，脚步都是快一步慢一步的，有些家伙的嘴里还哼哼呀呀的，有的袒胸露臂，吊而郎当，那种目中无人的神态，看了真有些气人。我当时想：等一下就要你们的好看了！

我在那里数着敌人走过的人马，一会就数不下去了，敌人几路纵队走，挤在一块，又不整齐，真没法治。等敌人的前卫部队走过伏击线，指挥员一声口令，我们射击开始了。一排子枪，紧接着排子手榴弹，我们马上就挥舞着大刀和红缨枪，象一群猛虎一样，冲下去与敌人进行肉搏了。顿时敌人队伍被我们拦腰切断，失去指挥，无能抵抗，乱七八糟，四散逃命。在一片浓烟之中，夹杂着满山遍野的喊杀声，把本是“惊弓之鸟”的敌人，弄得更加蒙头转向。有的家伙还未举起枪就一命呜呼了，路上横三竖四都是敌人的尸体。有的敌人在惊惶之中，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马，就交枪请求饶命，作了俘虏。还有一大部敌人，向舟湖、安福方向逃命。

我们杀得正来劲，谁肯放过这逃跑的敌人，在“不让敌人逃出我们苏区”的口号下，就盯着屁股尾追上去了。惊慌逃命的敌人，给我们追得太猛了，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由于这一带都是稻田，只有一条不太宽阔的道路，在经过一个由石板搭起来的小桥时他们拥挤在一起，相互残踏。起先有一匹马，马脚嵌到桥缝里了，马抬不起腿，马上的一位军官摇晃了几下，发出一声惊惶的叫喊，

就同馬一道掉到河里去了。后边的几匹馬跑得过急，在桥上乱蹦乱跳，身子支撑不住，也有跟着倒下河去的。拥挤在它身边急于过桥逃命的人，也就被馬带下水去了。接二连三就象下湯糰一样，一片混乱，一片凄厉的喊叫。我們看到敌人这副狼狽相，真是忍不住想笑，但那有閑空去看他們出洋相呢？我們繼續紧紧地追上去了，不讓敌人喘息。到了舟湖北面，那里本来有一大片汙泥地，敌人逃命太急了，也不了解这个鬼地方，許多敌人都跑进去了。一跑进汙泥地，慢慢的，他們的脚陷在里面，越用力，就越陷越深。那些已陷到腰部的敌人，身体已經不由自己使喚了，就手举着手提式冲锋枪，大喊救命。这一下子，我們不費一枪一弹，又繳了不少枪，抓了不少俘虏。

追了两三个小时，战斗才算結束。这时，还有不少农民赤卫队押送着俘虏送到我們大队里来。原来都是乱逃乱窜的敌人被农民梭鏢吓住了，而繳械投降的。当时的农民都是手上拿着鏢刀割稻，身边摆着梭鏢，准备随时和敌人拚命。打扫战場后，我們共俘虏了几百个敌人，繳获了手提式冲锋枪、步枪几百枝，其余敌人因我們“食量太小”，沒吃掉，給跑掉了。

后来俘虏們发现我們县大队的装备和人員后，有的俘虏惊住了，象有些不服气的样子，我們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調皮的战士向俘虏开玩笑說：“你們不服气？好，

我們再打！”确实，这次突然的袭击是敌人不能心服的，不服就服吧，反正这次伏击的輝煌战果，大大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許多人民更积极地参加地方武装，我們县大队后来更加发展了。

葛藤垌游击队

孙文采

一九二九年春，紅四軍在我們贛南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农工协会。从此革命的游击队便风起云涌地在宁都、兴国、雩都、广昌一带蓬勃发展，虽然当时遭受到敌人无数次的惨酷“围剿”，使革命受到了一些挫折，但革命的火焰，仍是熊熊向上，不可遏止。

一九三〇年四月初，我們葛藤垌中队成立还不到半年，当时只有三个分队（二十多人），两条土枪。这两条“宝贝”，还是从国民党政府收厘金税的北方侏子手里夺来的，其余不是梭镖，就是鳥枪。因为我們是当地人民組織起来的游击队，就活动在宁都、戴坊、葛藤垌一带深山密林中，白天睡觉，晚上就組織群众打土豪。

一天晚上，天黑得象鍋底一样，还下着毛毛雨，我們一分队的八个队员和从前一样在出发前化装，先化好了装的同志，没事就围在一块扯开了乱谈。

“嘿！矮子活象孙猴子！”孙明山指着萧矮子塗得黑不象黑紅不象紅的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我是‘齐天大圣’，今天晚上請你們看‘鬧天宮’”！萧矮子有点生气但又不是反抗地說。

“泼猴，不要給‘如来佛’擒拿了！”文書杜賀賢插嘴說。

“老孙，你倒不象猴猴，却象諸葛孔明！”萧矮子沒理文書的話；反而指着孙明山嘴上挂着的一串黑鬚有意报复地說。

“你‘鬧天宮’，我就給你‘借东风’！”孙明山似乎很滿意自己的装束，張開大嘴牛頭不對馬嘴地說。

“不！今晚不是‘借东风’，而是‘刘备借荆州’！”文書杜賀賢这句調皮而又意义深长的話，又博得了大家呱呱的掌声。

“对！‘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我們今夜向土豪借錢，也是……”沒等孙明山說完，突然队长廖彬喊出了“准备出发”的口号，这场文娱节目就这样結束了。

队长廖彬，因为身体不舒服这晚就由我領去打土豪。

我們一行九人沿着茂密的森林向二十多里路远的郭土豪的家里前进。

天上的星星，象害羞的女人似的一齐躲到云里去了。四面靜寂无声，除了微风吹得树枝沙沙作响和我們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見。

“跟上，不准說話！”我命令孙明山往下传。一路上，我們象哑子似的，誰也沒有說話。快到目的地时，孙明山走在前头，一不小心便蹣倒山沟里去了。我跟着也蹣了个跟头。这一响，倒惹得土豪家里的狗汪汪地吠起来了。

这时，我心跳得很，我想：糟了，孙明山是不是蹿坏了。一会儿孙明山爬上来了，没有等我们问，就抢先轻轻地說：“不要紧，不要紧！前进，前进！”

刚到土豪的大門口，几只狗又吠起来了，我赶紧丢两个飯团子給它們吃。

“开門啊！开門啊！”我使劲地边敲边喊。

“誰啊！”里面一个嬌声嬌气的女人說。

“团总来了，开門啊！”我应声地答着，随即呶嘴要大家准备。

“团总嘛，为什么不点亮？”嘩啦一声把門开了。

“啊……啊……”她一看我們这个样子，吓得連話都不会說，連連地向后退。

“不准叫！枪毙你！我們是紅軍游击队！”孙明山端着那支土枪逼着女人說。

“老板在那里，快說！”我用尖銳的眼光小声促气的逼問她。

“啊……房間……房間……”她抖得象打摆子似的連連地指着正房說。

我們冲进了郭土豪的臥室，那个又黑又胖的家伙，还躺在床上抽大烟，看見我們逼近了他，爬都爬不起来在床上乱滚乱嚷。

“紅軍游击队！向你借錢，快，快！”我声色俱厉地說。

“老总，救命，救命……”